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

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扶餘子公行

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始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嘗從楚相

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醒音釋○索隱曰音倍鄭玄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倍鄭玄子毋讀書

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

隱曰古釋字

其妻曰嘻

索隱曰音倍鄭玄

子毋讀書



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

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

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

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

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

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

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

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

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

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

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

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

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

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

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

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



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  
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爾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

汝訓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

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

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苴苴得名所以

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巴黎之苴按芭黎即織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苴苴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鄰故蜀王怒伐苴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下道伐蜀王自苴萌德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苴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苴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饒縣南五里故壑江縣也巴子都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

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

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

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臯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音

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温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郟城水出北山郟溪又有故郟城在鞏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郟溪相近之  
也  
當屯留之道 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魏絕南陽道即太行羊腸改道也  
魏絕南陽

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  
楚臨南鄭 正義曰是南鄭塞什谷之

口也今楚兵臨南鄭南塞轅轅郟口斷韓南陽之兵也  
秦攻新城宜陽 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

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  
以臨一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敵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

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 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

不傷衆而彼已服焉 正義曰繕音膳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



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

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

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羗戎是我一舉而各實附也索隱曰各謂博其德也實

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

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

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

年十月擊滅之與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

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

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

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

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

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

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各亦

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



北五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

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

十四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

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

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

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

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

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

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各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

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

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

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

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

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

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

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燕酸東據卷衍酸東卷丘權反衍以善

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劫衛取陽晉

州厥城縣酸東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

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

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

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

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枕針鳩反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

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

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

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

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

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

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



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

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

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

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

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



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  
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  
至秦詳失綏慎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羊楚王聞之曰  
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  
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  
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  
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  
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  
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

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欲以

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

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

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



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  
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  
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  
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  
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  
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曰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  
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

怒攻楚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  
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  
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  
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  
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黔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告  
人之北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其守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卒葱勿反無及為已是以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

汶音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

音方謂並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兩船也

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

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川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牂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

急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



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備守新城存民苦矣

索隱曰偏

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

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

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

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

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

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興兵龍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

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戰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

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

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

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匈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匈則他國不得動也大

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則當

戰國之時有二諸侯宋魯邾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

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曰混本一

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



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身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

索隱曰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

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踣

踣科頭踣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踣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踣又音劬戰國策作

虎執之士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

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跋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跋於後跋音烏穴反跋謂後足

扶地之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尋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



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指甲徒裒以

趨敵索隱曰徒跣也湯祖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

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

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

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

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

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

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

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苑徐黃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抹王之有也

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

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

秦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

如為于偽反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

莫如韓詐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

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

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

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

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

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

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

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

華州地也趙入朝澠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

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

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

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



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習音勅  
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  
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  
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  
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  
事敬使使臣生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

恃蘇秦蘇秦焚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  
反齊國而自令車裂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  
明矣今楚與秦為日比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  
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  
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

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

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



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  
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  
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  
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  
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  
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趨適  
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  
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

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

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杓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

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

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

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

象牙齒正義曰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亡天下莫不

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

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  
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  
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  
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  
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言  
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  
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

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  
無信左右曹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  
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  
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曰柰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挾物軒車器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

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

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喜謀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

其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

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

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

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

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

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

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

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

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

於魏也索隱曰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



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  
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  
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  
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  
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  
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  
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  
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  
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  
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

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  
事也曰吾請令公厭食事可乎索隱曰厭食一飽反厭  
者飽也謂欲令其多  
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  
時為魏相楚王

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  
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  
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



言及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  
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  
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  
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  
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  
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士去寡人  
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  
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  
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  
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  
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  
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  
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  
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  
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  
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頃之有頃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  
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  
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曰主  
謂軫之主楚是  
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土與王俱且  
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  
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  
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  
名若今虎牙將軍各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

人李伯之下

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  
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

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

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  
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

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

其說索隱曰暴音步上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  
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

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  
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賓秦也關

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今破其從而  
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真

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撫高誘曰其里

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稽音骨稽音雞

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二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

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涵水流自出滑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

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秦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亂不可考較秦

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

更秦第十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盡出

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



首八萬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  
按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  
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樛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

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

取漢中地秦封樛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

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樛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其茂攻韓拔

宜陽使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

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

王曰素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

戰國策以仇酋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各原仇山亦名仇

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

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

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遺之廣

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兵

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

楚其實龍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樛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樛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

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



元年樛里子將伐蒲

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

也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

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

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鄣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

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

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

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

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

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

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

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

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

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

蒲而去還擊牛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

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

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

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

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史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史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

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事

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

說因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

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

茂為左丞相以樛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二年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

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

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

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曰雲云鮓

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

是此也○正義曰秦邑

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索隱曰上黨南陽

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數險行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嶠五谷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率庚反昔

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



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  
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主之信臣又不  
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  
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  
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術○正義音釋二人者挾

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

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

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

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

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乃曰甘茂欲罷兵

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

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主使公仲侈入謝與

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

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



曰趙系家昭王名  
稷系本云名側  
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

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

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  
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

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  
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

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

故敢扞楚也公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

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

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

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

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

伐魏皮氏向壽者嘗天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

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

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

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薛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

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

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

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封小

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楚

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云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



闕鳥易反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云欲將私往往宜陽闕向壽也願公孰慮之

也向壽曰吾公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

公仲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心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

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

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

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

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

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

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比目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云之是自為責也

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今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

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

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

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反宜

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

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

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



之甚難

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

向壽

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

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今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

不解已買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秦楚

爭彊而公徐過楚

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

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

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拔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

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子韓武

怨讒甘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

去樛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甘茂之

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

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



馬今臣困而君方便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  
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  
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  
矣自穀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索隱云  
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其地  
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  
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  
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  
曰劉  
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  
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  
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

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  
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

處之

索隱曰處  
猶留也

秦因復甘茂之家

正義復  
音福

以市

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徐廣曰昭王二  
年時迎婦於楚

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

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蚡

徐廣曰一作環○  
索隱曰休緣反又

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

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

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

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



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  
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洧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搆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越國亂故  
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  
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  
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  
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

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  
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  
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  
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  
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  
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疆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今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  
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  
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  
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  
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  
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  
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

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索隱曰應

侯范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  
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  
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  
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  
趙文信侯乃入三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  
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  
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



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  
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  
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  
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  
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  
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  
曰齎音側天反一音賁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  
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  
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  
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

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樛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

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

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甘羅年

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

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

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